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 卷目錄

文學總部總論一

易經

詩經

春秋左傳

漢書

法言

白虎通

劉熙

王充

荀悅

文選

詩經

春秋左傳

漢書

法言

白虎通

劉熙

王充

荀悅

文選

詩經

春秋左傳

漢書

法言

白虎通

劉熙

王充

賁亨小利有攸往家曰賁亨柔而文剛故亨分剛

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日月星辰潛藏胡氏曰聖

人南面而立視日月之星日月之天以知四時寒

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則專以

體樂風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於天

下

卦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以張子曰虎變文章大故豹變文章小故蔚吳

氏曰炳者如火日之光明也

繫辭下傳

物相雜故曰文

坤為文

說卦傳

正氣曰坤為文衆包也物之生地至雜而文

德記

儒行

儒有不所多積多文以為富

積其財物也儒以多學文章技藝為富不求

財權以利其身也晏氏曰經天緯地曰文故以

多文為富

又

儒有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

比博學以知服者謂廣博學而精知規廉隅不代賢

人言不以己之博學凌奪人賢也近文章砥厲廉

隅者言儒者智近文章以自磨厲成己廉隅也

又建安吳氏曰文章一字非止言詩詞章而已聖

人發德權於中而光輝發於外堯之文思舜之文

明孔子稱堯曰錫乎具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

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一字之義則五經而後成文

累曰合而後成文章者然有文之謂章者然有

章之謂章猶然也六經論之文章皆取其自

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為文章與聖賢之

謂文章異矣

春秋左傳

襄公二十五年

仲尼曰志有之文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志志古書足猶成也言雖得行猶不能及遠

漢揚雄太元經

文

三

二方三州一部二家

文

地元陸家一火下中製漢卦

陰氣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陰陽氣

行屬於火清之文者見時時物象其形質陽氣

發而散之華貴彪炳矣有文章故謂之文文之初

一日人星宿四度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 卷目錄

文學總部總論一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易經中論

賁亨小利有攸往家曰賁亨柔而文剛故亨分剛

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儒有傳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廉

初一拾續何經玉員

一爲下八隱於九鼎之下而懷文章尚於養料人其知之百字如王故曰玉員也

測曰拾續何經文在內也

衣繡尚經故文在內也

大文辭贊否

二爲乎人不仕不隱故文辭也文辭守貴不樂進

道故否也

測曰文辭贊否不能俱詳也

文贊不同故不俱詳也

大文編撰似不足

本故撰撰而實審試似不文也言似者非不足故稱大文也

測曰大文撰撰實有餘也

文如不足故有餘贊也

大四葉如仰如虎豹文如延天之字否

家性爲文四西方也故稱虎豹文如延天之字否

之獸以其文貴也仰者又盛貌也雖其文盛贊不及天文以五行也

測曰斐那之否美足譽也

不足以比天文也

次五炳如彪如虎如龍如車如馬如

五處天保車成以應保征正炳如也顯其本性彪炳有文爲國之光昭昭如也

測曰彪如在上天文炳也

文章吳然彪炳可法也

次六鴻文無范范於川

鴻大也范法也六爲宗廟宗廟之中禮以輔成在文之世故曰文章吳然故無法也

測曰鴻文無范范於川

如川之流從所投也

大七辨之不祿而繼繼

七爲堆堆有文章而遠在野雖而教食退而錄規違其末也

測曰堆之不祿難幽委也

賈勝又則野故難也

次八彫載較布亡下時文亂

八木也較善也木見彫刻爲戲麗之事雖見小善

傷於農故布亡亡也坊尚文飾以附於亂故言亂也

測曰彫載之文徒費日也

彫文刻鏤傷農事也

上九極文密密易以輔散

九在文家而爲之終終極文飾以坊於農事故易以輔散輔散祭祀之服而致美乎輔觀此之謂也

測曰極文易當以質也

餘服雖文孝子質也

法言

問神篇

君子之言必由有驗乎明道必有驗乎近人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無驗而言之謂妄言不能達其

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

達曰以顯之江河以錄之浩浩乎其莫之樂也言

心聲也書心聲也聲書形君子小人見矣聲書者君

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

班固曰虎通

三正篇

買法大文法地故大爲質地而化之善而成之改曰文

劉熙釋名

釋言篇

文者會集衆彩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

繡然也

上充論衡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王于王城王宅以爲宮得

佚尚書百篇漢二百春秋三十篇論語十一篇

經教之屬惟後封堂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

論語此時皆出隱傳也而有闕經教之屬文當與於

漢書樂府之辭也當傳於漢書樂府之中恭王

問之聖王厥動經教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遺矣以

爲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史皆能曉知

散天下能尚書者衆尚書博士郎史皆能曉知

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祀尚

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詔於吏史當器

害大不謹取成帝可斬之也教其章亦不爲其經故

百篇書傳在民間于曰才雖能博學思得經百

篇才尚早遠希有之人也成帝之多其文也雖森

非貴太厚篇曰依何事類有似亂是故不曉讀之風

一機相道以書數十散札衆記衆吏文可觀讀之

滿意曰不能一張翻推精思主於百篇漢世實類成

帝載之不亦宜乎孝明者之徵在蘭臺二府爲哀
府傳不能成節部作一孝明者之徵在蘭臺二府爲哀
府據最嚴成規才不能成 顧江山成之丁覽其文
子山之傳且必審其源流依爲之有執書三府之士
以設學求之詩書史對策兼治帖篆篆書不拜
時使學士上奏劉 敬奏九美書士空言高知深
之驗也易曰聖人之信目乎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
水中神龍筆集卷明初設翰林百官上文學皆以
文石唯臣官之奏即非一 雅五上文美非奇而何
焉夫以自官之奏即非一 雅五上文美非奇而何
孝武吾子虛之風微風民艱靡成玩弄筆墨之多
作善士書出入游獵之樂使徒長輿朝君山于
史書所不能盡廣之文不能成則武帝何益食
帝何試欲曰玩物乎哉 爲聖於居子之宮挾桓
君山之書富於廣雅則辭非之書極在秦庭始
君山之書富於廣雅則辭非之書極在秦庭始
皇左右獨不獨與此人時時爲新詩每篇一箇高
祖左曰獨不見其人其人與善書識哉哉可謂
爲識哉見其美氣氣發於於不於不於不於不於
地天文明也不義在身分文也古在石不觀左
也察掌理者左不觀石左不觀左不觀左不觀左
文明也易曰人虎虎其文也古在石不觀左
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古人以文爲觀大人
子以文爲標也高祖在博之詩息已將入咸陽
上龍輅彩壁及起龍輅漢書成武業將入咸陽
星象報祥堯及起龍輅漢書成武業將入咸陽
之故先文命以爲文端也惑人擇意前後承造始

[illegible]

攬以帝心。心貴諷悟。默然起坐。世情之愚。有過他之。
感焉。古人陳陸實之說。觀見之者。將有厭然起坐。
超他之悟。歷尺牘。則不有珠卓。疑人之厭然。起坐。
也。此書居知。心未磨。尚未知。都端文。在國聖世。
之驗。益乎。相人以眸子。心清則眸子。時雖。若白。
文。歷。日。係。國。占。人。一。實。也。國。君。若。見。人。聚。人。
心。惡。而。目。多。未。跡。隨。文。錦。於。泥。塗。中。問。見。之。者。莫。
不。痛。心。心。文。錫。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
夫。文。人。文。官。皆。往。誦。聖。書。為。美。德。之。觀。兼。載。人。之。
行。傳。不。也。也。善。人。順。教。思。德。為。善。邪。人。惡。教。力。自。
禁。然。則。刑。文。之。筆。勸。善。懲。惡。也。豈。法。所以。章。善。自。
以。義。慈。也。加。字。之。誅。人。僞。動。惡。問。知。之。者。莫。即。
他。沈。隱。事。之。方。定。章。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
傳。流。於。世。咸。為。丹。石。可。容。也。揭。于。書。作。法。言。勸。當。
人。漸。接。一。兩。類。載。於。書。千。字。不。勝。夫。富。無。仁。義。之。行。
圈。中。之。匪。聞。中。之。年。也。安。得。安。教。班。叔。叔。皮。續。太。史。公。
書。數。百。年。以。為。憂。惑。邪。人。枉。道。過。問。所。彈。安。得。過。
請。是。故。知。字。為。時。動。叔。皮。不。為。思。換。文。人。之。筆。獨。
已。公。矣。豈。非。是。意。於。筆。華。集。成。文。文。情。情。後。後。人。觀。
之。見。居。何。安。豈。要。記。足。陷。於。地。球。有。好。讀。文。集。於。
情。志。有。惡。惡。惡。古。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非。雅。詩。衡。衡。以。千。數。亦。一。言。也。曰。
矣。矣。矣。

解篇

古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去已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未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者非一各穿鑿大經之實傳達聖人實故謂之義理比之王叔故曰義理滿車不為運玉所溺也或為實前人近聖猶為最時遠聖從後復重為者乎其必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未用而施行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探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明為何以謂謂經傳是聖書記非後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辨故謂之是他書與書相連更遠結故謂之非若此者題定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不見難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當令人不識五經之義一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害後漢斯之橫流儒學空於存生之外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遺而不明者章句散而不具遺籍之章句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為是亡秦無道亂心也秦雖無道不嫌諸子諸子尺書又篇具在可說讀以王說可未敢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謂人之遺也夫侯與知皆傳記所稱文義理相傳何以謂謂又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存其無依本是有遺篇折衷者孰與最易據事案詩宋氏以為篇集須不離經待民半四經有據篇乃成尚書春秋不假史記史記亦無異書以民事一息六經之竹管有據出此二者為馬本經亦為木大事實未得道折衷一若熟為玉屑知星源者在干下知政大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又明實是說何者終不求解知明師師相傳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案書篇

董仲舒者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通諸子也漢作者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應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矣北方三家向來著書云仲舒孔我書者仲舒孔子言也著者或為孔我我者仲舒孔子之言也或以為孔我理也理孔子之言也共一孔我理之與孔我理也然則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言也尚之語也其理孔子之言者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言者長子雲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者失情一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術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言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飾聲之始關聾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皮相大史公書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義其辭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尊舜者知已步頭有同也知德所慕歎謝所追同一實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矣也實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就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經追也議與衆馬絕跡或蹈漢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騷者與諸毛色異也有入於此文便仲舒論大君山終不與諸子者姓名名也故馬效于里不必騷騷人明賢知不必其聖何以驗之君山之論經追也兩兩相刺利鈍乃知一途相可足非乃是故韓非之四難相寬之難繼君山鈞說之類也世人或疑

言非是偽論者實之故難為也卿決疑訟疑定嫌罪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辨駁之吏才不任職至於論不據全疑兩傳并起不宜明處我案劉波渾池解決亂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義案孔子作春秋未定毛氏言善則識分惡則懲罰以明其行善可貶則明其惡以識其操斯論之義與仲舒齊一也大俗好珍古不實今謂今文不知古書太古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來來書卿伯尚儒生太伯矣文術會稽吳君周長主一輩位雖不至公卿能知知之義案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聖太伯之易掌句文術之盛銘君尚之越絕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有古今文有偽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通顏方今尚書郎臣固備金楊終傳較之徒雄無篇章墨須記篆文詞賦駢駢原實生秦象限谷永並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唐之後則子攻子雲一黨也仲舒非著書李斯宋以言事揚子雲作太元侯鍾子應而直之非斯問門雲鍾共朝制奇見疑不為古今變之易惡實事食善不違為供所以達相能好奇無已故奇無事無窮揚子雲反附變之經非能反一籍又往往見非反而竟之六略之錄萬子篇雖不盡見指題可知難對作篇

或問曰賢聖不生坐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聖之黨下至荀爽之徒教訓必作華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藝者傳託臣僚漢俗民使之顯實誠也宋略之

[illegible]

不念則入賈者之耳至或南面而撫師賦賞爲之說
與此篇所論無涉之書則雖然然心悅之說不能
成篇。傷懷愴然。深大痛楚之證引平直之說兼
情事以顯而魂動動中之致其賦年指爲暴於性
情事於類而邊員實老之致其賦年指爲暴於性
論說之意而直節辭而律實其政務治民之曰道
論說實爲俗閑之凡人所能見而後作者無以異
也若夫九虞三墳豈足引聖世惑於人惑人所能
也若人君過激政教於上則臣民惑於下實得
之則上教從矣豈無感於心之使知感實之分實虛
分定而後華僑之文減華僑之文減則純誠之化日
以孚矣

曰聖人作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
謂作者非曰作者非非述也論衡者述之大也五
經之典可謂作者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
謂述矣楊君山新說雖非奇按論可謂述矣今觀論
衡政務相類之論論衡即所謂作者也論衡更前始
本有若輩作書家條件作事是也易言伏羲作《易》前
足未有八卦伏羲造《易》故曰作之文王圖八自演
爲六十四卦曰衍演造《易》成《易》大十四卦而衍又
爲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益其數多也又衍也
世傳之者訂其真偽辨其實虛非造始更爲無本於

[illegible]

手援安國不論論則若以以救之爲一事浮虛之事輕立說雖若太史公之書謀計出小雅雖太子丹不使日再中讀見之者矣夫稱稱救政務爲郡國互相權巴令長陳通政事書問國務令全民立化奉稱國恩論九荒二三州所從修廢被滅也論若不改則子政上薄莽莽起也下約光武皇帝草車馬爲明器者不吝也世書俗言不救信死之語汝濁之也今書論死死死爲之謂明死無知不能爲鬼鬼靈體者謂之賸賸何更爲餽餽論者益之驗也言官有以載餽何亦食之書世以紀事書之車也世以自益餽何亦食之書世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則其述作是則食餽之徒有非無世何補古史使食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也雖作世本利國古史使食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也雖作民開聖王司政民民也何發作因罪其身滅其詩乎今已不然然諸亞今論餽政將其餽詩也觀聖見來而云有過斯舉而衡之書所以典也且凡述作之過雖其言妄而罪非也論實事敘安國世宣漢之國極得盛衰發端之善詳詳之辭述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
姓孫一錢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
絕因家焉以農桑爲業徙處上虞是武三年充生爲
小兒與儕儻遊戲不好狎侮儕儻好掩雀捕蠅戲錢
林黑充獨不肯父奇之六歲教書恭惠仁順禮敬具

備於其故家者有巨人之志矣夫小者皆父母未嘗非閭閻
末裔猶八歲出於書館書者小僅五六歲以上者以謂
未盡讀或曰書應得無書書曰進又無過夫書者既
成辭師受讀論尚書曰識千字精明德就謝師而專
門攻鑿而不好或所讀文書終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躬
行止亦非不好或讀書終其終乃止以筆著文亦如此
識於案牘過其終終乃止以筆著文亦如此識始若
行止上亦如此焉在縣位上按功曹在都尉府位亦
按功曹在太守之爲列校王官功曹常事人州爲從事
不好教者在於世不爲利探見當官當官人長官爲事
專爲未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喜亦弗弗嘗有過不解
亦弗復詔能釋人之大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
不肖自彰影於行操身某恥於材能爲衆衆會王之
館在朝廷食士子魚之行見浮傷不肖自明位不進
亦不懷恨惟得一執事志佚於公設無斗石而不欲
失意者貪食雖得祿不欣失位不恨德薄而欲不
放居食食而志不能達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
多所不安獨處靜居求證實虛

體故權行苟難俗必與之友好俟友難往不亦悲乎
充爲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朋友位雖微年
暮料其因其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膝之
其人或曰有彼友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膝之
徒摩口舊舌歸獨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全元之行不
宜爲人所缺既對臆自伸不宜爲人所屈答曰不清
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
多口爲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

吾黨何故默無言乎。羊膺爲護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決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言天言命。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天。時俗然。無所於人。尤輒至不謂己所爲。然特達進意。不爲豐時退去。不爲虧不嫌虧以求豈不達於以進乎。不蓄言以干諫。不辭爵以甲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慕退以恐人同安。危而齊死生。均吉凶。而一敗成。遺十羊膺謂之無傷。勸歸於天。故不自明。

九死一生。此則實爲斷絕人所不知位極勢重之莫高乎
尤有甚焉者。當斷絕人所不知位極勢重之莫高乎
過曰。心懸而後乃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獨操傷行
君何效哉。可也。故放於邑。免遇九子之任。無所
避矣。夫由委吏至於邑之長。其爲司空無悅祿
之冠。若精靈山若然。不免及受奉禱。卒自得。雖
之不豐。不思爵之不尊。恥名之不白。不惡位之不遷。
垂執與久。恒懷明日與陳同轡焉。賈之質不害
爲吾所世也。知羞讓貴難能。不能別白離奇。皆將
處卑卑者。擢位毀與比德斯可矣。

俗儒爲其進退影收成，雖欲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嫌附，雖欲爲其放逐去志，俗儒之一氣思故園作詩，以俗言或端明，遂欲以己輩而以小雅，以文集以俗儒義上，一篇爲衆人觀覽，而自覺故直道無所說，而說丘野，則所感無不逆者，故蘇軾精說於趙鼎，而李元亮竟說於王敦，索而革公不用夫，不得也，故鴻所欲深鑑之，三言飲水以酒，環水以哺，此意鳴，雖深雖美，三言於天而不通矣，夫不得已而強絕人，習者之升人馬於野，野人聞不與子實妙，悔而怒。

馬融諸說而銘俗體尊之也始以深鴻之文爲神
仙之樂以治軌制制孤振之美以取薪菜也且雖有
所不傳事有所不須則決率不必卑卑調詞和裝並
不依易牙開卷之樂不用韶武聖之記不待牛半
既有不須而不立牛刀割雞舒致采採欲識氣者
益益酌大小失宜善之者布何以爲解深以淺
何以爲智難難以易實難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深
淺之基
充既疾俗情作淺俗之書又閭人君之政征欲治人
不得其宜不曉其情告恐不勝所難故作此書
之書又傷俗者俗又多不實故爲論衡之書夫賢
聖歟而大義分此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
訂證遠聞傳授耳其取在自處之前歷日彌久以
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使之人皆不可自解故作實
論其文雖其辭浮華虛僞之語莫不登定致華虛
之文存敦龐之懷指流文之風反必欲之俗
充書形爲易觀或曰曰辯者其言深華敏者其文沉
案經藝之文數事言鴻重復難離離曉曉世讀之
者謂古乃下蓋實聖之材故其文語其位不通玉
隱石開珠隱魚腹非玉工琢師其能不得寶物以隱
形不見寶物亦宜深沈難離離之書欲借俗人故
形其易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言材有
淺極不能爲覆何文之弊與彼彼書賦輒見矣曰
玉隱石開珠隱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
光出於魚腹其隱言猶古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
胸腹之中猶玉隱珠也及出於囊爵王則珠出乎
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聖之照據疑微微可名處

且名曰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曰則務在明言
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
睹觀勝者之曉然若自之之聞曰豁然若蠅之通耳三
年百子卒父母不察察相識言說齊近昨曰樹
豐邊長善所居陷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應漢不
長而匿以顯示人亮聲亮惡人面而高七有餘煙
明潔五色分別隱微聲譽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
不失一使面黜而黑醜垢重鑿而龍部占射之者十
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沈隱微孰爲
辯者故曰言以明志言忌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
言同趣何爲猶當隱閉執意欲當機事抑決疑事渾
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爲
分華辯以扶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麗典雅指
意難觀唯賦頌耳經傳之文實聖之語古言殊四
方談異也常言事非務難知使指開隱也後人不
曉世相贈遺此名曰語莫不名曰材鴻淺文禮之難
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泰始皇讀緯井之書嘆曰
猶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共事可知如深鴻
優雅須師乃學校之於地何曉之有夫華著者欲其
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
不務深沈而難語焉子相賢以辨于明曉者察文以
義可曉
充者通說於俗或曰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
百人讀之莫遺千人聞之莫忘故管子曰言室滿室
言堂滿堂今論說不與世同故文利於俗不合於衆
答曰論義是而不務華事而文而不合合論說雖然
否安得不講常人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更強其

僞而作足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循子推諷習
而已何辭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賜桃與李孔子
先食而稱說曰請待食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
實得之曰久也今吾實食且之序食也俗人違之
猶左右之掩口也者猶歎於鄭爲人悲難難於說爲
不好說難之矣五難不觀孔聖之善季孟不肯讀
家之計難於解難世之言言於俗俗有美味於
斯俗人不嗜易牙甘食有實上於是俗人投之下和
佩服就是美非可估有誰能信相背何世不然而善文
逆此時者五人益善者三言中不合俗夫不好惑
逆之書實有快然思者有過
充書不能曉或曰曰無擇言華無擇文必必難以
好言必辭以巧言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
篇屬於手故辯言無不聽曉文無不喜今新書既在
論衡說俗爲良又不美好於觀不快於聽則音曲
無不喜少知和聲者無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
穢曰氏淮南愚於市門觀書者無書一言今無一
書之矣文雖華盛多通設言曰夫登實者不肖華
潤行若者不飾辭豐者多華矣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
白其爲玄能合文而無遺毀敗火採薪義不得好辭
則非言必有巧巧人善隱難不謂說深沈淺鴻較不
服足上言辭辭皆趨趨妙造甘文峭深淺鴻小稍
輕于纖纖皮玉則發深鴻德深出而大義必有潛
則言必有有所屈是文爲有所隱言出由數家數文
實曰後世出諸明氏之無罪聖書所由出者富官
貴也貴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

恐其難事不合局取議一字

尤善既成或猜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陳文偶辭或得或迂或或舒舒之論追實事委理文紺甘酸諸於經不驗集於不合格之子長不當內之節要不入文不與謂相似彼名佳好稱工巧者曰詩貌以雅類者大形調辭以雅似者失偶大之字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家自為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斷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其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辭偶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擊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而自佳於目慈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與氣飲之酒皆醉自殺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聲韻復八采周曰音復重疊充實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尚言而通明解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卓今所作新書出萬言彙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而一則傳者不能傾破陳人之名以多為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止少右多者不為珍能少魚菜少者固為神各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寡寡為世用者自為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如管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下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耗為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勝虛費世無一養分有百篇人無二字吾有萬言執者為實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者曰文多含多士地不得小戶口眾猶難不得少大賈之事多華虛之語難持實定宜辯事之官安得約徑得非一苦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大形大木不得稱事案文不得稱

事案文體大太多帝都較多王市府摩舊雜文重所謂白體者古太公望呂望仲舒傅作書皆有餘吾書亦纖出白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讀明也河水沛沛比大雲川我書為大龜

者重厚稱其出絕筆者多者充柱事不揭而徒著者曰紀或虧曰所費鴻材者仕宦稠合身多受病事功功立致為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職勤斤材未續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爾思屬文著記美言局滿於身矣多欲以何趨乎客曰材油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吝斤逐伐樹機漸見闕削造困憊陳蔡門徒某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與之等偏可輕乎且蓬者木必知窮者未必愚選者則得不遇夫之故夫命原祿善書人等城食士者料賈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子鐘之義無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而名曰官卑而祿泊非材能之過未足以為累士之類慮慮其德不舉與賜同書舉與夷俱旅不食與德比述高士所費不與俗均故其名不顯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但朽腐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節文與揚雄為雙吾榮之身適而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後為榮於我為累偶合容說身尊雖供百載之後與物俱朽名不流於一廟文不遺於八札吾雖饒食文不豐非吾所感德況歲而潤然知修飾而望進華難進而市集言落滿而泉出富村美知費行聲志難知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要也

籍之遺籍著鴻篇之論無所繫附終不為商氣無漸而至以愛物無類而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欲談於樂而笑出口怪言子何祖其兄不載況未嘗屢辭出備門性數千言宜為數變安得實斯文而多贅言曰詩無風風皇賦無無體人無賦聖賢物無常壽終才高見屈盡時而士貴故無典物貴故獨產文統常在有以放賢是則體象有故障而嘉木不為根也屈奇之士見偶儻之辭生愛不與俗論庸庸不能足故爭發之迷於於健籍希出之物動於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下里珠跡自載異資士貴權利而儉義不固高操曰願達母懷離群無香機杜絕濁富不為奇人經恐為聖聖惡辭神伯士服疾仲已舉全類諸諸曰願保超倫孔墨點墨丘聖聖賢實為不遇早自李程氏塔可通出君山更樂於元政能者充以元和二年從家碑銘揚州得九江盛江復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劇劇離社之思歷年廢舉章和二年龍州家居年八十時可懸屨仕路隔絕志將無知事有否於身有和聖賢曰蕭落日月歸還憐倫索群所恃賴食無供養不嫌快厚教再冉庚辛政際離群終恨無無清涕乃作樂性之書凡十六篇氣自寸寸過食則清明明聖愛愛自保還輔服業引導慈惠性性一延斯須不晚既無還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必歸土生一時年歷已訖說便後之猶人黃泉清為土灰土自黃地下碌泰漢而來折衷以聖道哲理於通材知衡之平如盤之閒助老生死亡今固不謂說命以不遇吁歎悲哉

晉書抱朴子
鈞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麗而雅觀今人
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觀猶濁清
之方江河迥往之並高估矣故水不登高山則不能
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枚連之弘韻
焉抱朴子曰夫論管究者不可問以九陰之無外習
拘閭者不可習以枚率之簡見蓋往古之士遊鬼神
神其形慕遊冶操於鳴篳然其精神布在平方廣清
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
曉或世異語變或方不同經史歷亂理藏積久簡
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雖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
知假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
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昭麗毛詩者華彩
之辭也然未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然
則古之予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守林之徒嘆嘆所
慨有耳無目何肯謂其於古人所作為神今世所
著焉淺賤淺近有自來矣故折劍以詐刻加價弄
方以偽題見實是以古書雖難而俗儒謂之聖於
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凡幾也然古書雖
多未必盡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來
伐漁復其中譬如東觀之未長淵之林梓茂難多而
未可謂之爲大廈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蓋夢之澤
孟蒲之數魚肉雖獲而未可謂之爲烹飪之盛膳濟
秋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盛於美芳
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
此之於女俱有國色而一人獨擅百伎不可混爲無

異也若夫俱命宦室而奚斯路幾之類何如士生之
賦靈充乎同設聖而叔取處紛之詩何如相如之
言上林乎並美繁麗而清醇雲霓之麗何如郭氏南
郊之麗乎等類征伐而出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
軍之壯乎近者復使提步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
唐南陵華等之屬諸儒值高才之實文者咸以古詩
三百未足以及偶一覽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畢辭
素今則莫不彰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屬辭麗
而且豈未可謂之減於美木輪轉而面又率未可謂
之不及惟事也書賢言也若人談論故爲知有胡越
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攷彼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
爲辭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故若舟車之代步涉文
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去千萬
者不可復據準也世人皆知之快於兼矣何以獨文
章不及古邪

尚博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浮之川流
仰而北之則景星之在三星也俯而方之則林林之
神嵩嶽也雖津塗殊闊而進退同歸雖辭於舉趾而
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據獨領而得一
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自世爲陸陸不以璞非
以山而棄璞夜之寶不以書不出世而賤助教之言
是以國師之誦詩車旅之稱藝或詞部宏富而不盈
十篇見雖獲矣失典諸百家之言與若一揆譬操水
爲漢魏以表言圖繁難深於元淵難深於波濤
施之可以緣數軒於天上登臺瑞於后土召懷煢於

大夏之外安園閣於函夏之丘頃頃瀟瀟之帶連垂
長世之祚然時移聖人目其品流故不得不時變之
迹於千里之遙何聖人之追於二代之後也何聖人之
徒桂枯茂腐之中舉成訓詁之間經詩說義謂爲不
急或云小通不足觀或云廣博入學而不論合鑄
鍊可以齊東於山陰聚百十可以致於魏光華也
會而聚離離聚有推而節遠和也改舊愛詩說義遠
之細文忽薄漢美富博之書以健切之至言爲聚
拙以虛華之小辯爲巧巧與俗同節士不混都同廣
樂於桑間釣龍章於丹鳳忽忽然可歎可慨者也
或曰若選難難過可以勝辭辭難勝於得夫未
若德行不言之稱故顏回爲上而曾夏乃次四科之
格學本而行末然則說文則爲餘事而寫不衷崇
劣易見文章煢煢其體難大易見若粗也難識者
精也大雅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大雅精也故品藻難
一焉若欲論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
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
然則若欲若精粗之餘事可傳者於學之窮猶卑高
之格是可議矣失之體格可謂兩平抱朴子於此至
可以棄而魚末幾則不得爲答文可以廢而道未行
則不得無文若夫術選語略之徒從嚴辭比事之選
密源流至到之修短遺籍以引之深淺其體絕也雖
天外毫內不足以驚其選選其相類也雖火理難
金木足以其輕軍滿滿鑄金未足譬其輕鐵鴻羽類
強弱各殊氣俗土唯見能來者紙紙者便棄之一例

斯伯士所以本忠鍾子鄧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劉
制者比肩而並故操縱之手之稱位者皆主來而驚異
專知言之難脫見于穎而難曉有題字之價美人萬
計而威施有題世之容蓋有過諸衆者也且文章之
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末之前聞夫上
天之所以垂業告衆之所以爲稱人入虎炳君子約
辭昌言定業謹於一字仲尼從周之節莫非文也八
封生翼葬之所成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經
賡猶貴大士之辭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
必盡薄雖珍錫鍾之固非地珠土之居蚌否雲再生
於腐寸江河始於咫尺國則文章雖爲德行之第未
可呼爲節事也故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
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抑甘于奢曰百
家之言雖有步起當出稱儀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
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江左元龜合吳作者內閣不
測之深澤外播不惠之所則示也高其神緒
釋也妙變化不著漸於規矩之方圖旁通不疑關於
一筆之通便是以偏嗜酸腐者未能識其味用思有
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能除舉顯粉毫空汗氣緩
步呼吸千里而纔結其無階而高致驚衆思其退
己之不漸也若夫大憲於前論之中則既於傳記之
間而以常情見其以極其訓無進以至極矣至精
以甚遠揚其深源始自前載記於振素雖不得已也又
世俗事實古而賤則特難有過焉之誤猶謂之不及
及遠文之所御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及人之
所泣雖有擬鼎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始雖有
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鸞之所合雖有起羣之人

猶謂之不及竹扇以所被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
及前代之遺文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元見重
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今今海不
及古海之廣今才不及古才之熟今月不及古月之
朗何者計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楊荀車所聞經所見
非一世之所思矣若其感歎動絃者諒有以而然乎

游義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攝法非鬼勝之力
春華榮燥非漸染之采竟應分機非容氣所似知夫
至自道乎天然也義以罕觀爲異難以不常爲美而
歷觀古今屬文之家妙能延遠麗於毫端多斟酌於
前言何也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允諧著什珍乎
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律律同韻載文物殊而
五色均徒聞諒有士實妍紫有步驟是則總章无常
曲火也无定味夫梓豫山橫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
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碎木千刀乃構大
厦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五味舛而甘其色色乖
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遠夫
文章之體尤難評賞荷以人耳爲佳適心爲快赴知
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誠酸也
知大羹之不致明醞醑之細巧被於深沈之弘隱也
其英異宏逸者則離網乎元黃之表其拘束醜觀者
則纏迴於麗草之內振翅有利鈍則期集有高卑勢
逐有遲迅則連趨有遠近驚銳不可勝往調也文貴
豐饒何必稠著如口乎不能極風俗之流逐世塗
之凌夷迪疑者之路販賣者之乞何異奪牛不爲有
糧少用飢不救冰寒之急言謂利過失故有益而

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屬筆之末亦各有
病其深者則患乎纖弱元中誠廣驗欲擊而惜不
覺成頤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焉提不給皮膚
鮮澤而骨體超弱也繁華雖竭則並七曜以高麗沈
微清妙則簡元淵之无潮人事勝絀而不淡王道無
微而不備故能身談而一言貴千載彌彰焉

[illegible]

正線

夫神遊闔幽天命徵騷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

洪範經術繁富新稱神學出諸古史聖人亦謂之書也。但世儒爲文好生猜嫌其難存聖人亦謂之書也。經紀術而律歷皆高智而術流蓋擬於六經。緯其偶有因五緯之成經其猶綴絲絲緯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宜置諸十流已而終廢聖訓也。緯經神教也則誦讀神教宜約而一之經雖聖訓也理更繁密矣。天有命自天適符籙造而八十一篇皆託於上則是秦造徒觀南昌制丹書其爲二矣周以周官劉向春秋之天事經方術先後後體別非一職故其書四天之篇因以倍誦則義異自明證足證神何待儒術大闢哉。夏過吳天休命子以端義義非此故國陳於出廟方子有嘆或可造無勞愕然昔聖人作書陳列於上而臣民誦說或降隆足所獲序錄而已於是枝節之上得以詭詭說降陽或序吳史吳伯喈曰語錄纂成字篇條滋繁必似孔氏述而略記起哀平東序覽實未嘗亂矣至於光武之世諸儒乞術風化所靡學者亦且指流載集以通經術蓋後漢迄以定禮非過譽而有已耳蓋是緯明其義理之要曰易亦曰易得黃金策之詳神之源奇術則與無害經典而有功文章是以後來雖人採其華平子愚其述學秦令然絕仲操惜其難與夫平子嘗得代配經故詩論語贊曰梁元帝洛洛之學劉向傳寶藏成用理陳文貴世歷一漢永隆騰浩茫

神說經術性雜語

諸君

萬良天之時，石臼有師謁傳民卒殆夫心險如山口
與君相惡於一法，一獻說之，人遣保備。元甲
城者皆計以之，誰敢入？此亦傳備之敬並舉也。
叔形振振忽怨爲仇也。又爲驚謂語誕自浮時可慮
辭處會而後笑也。世齊爲樂舉而足者，記甘言也。
解漢食而不食其好也。古賢爲樂舉而足者，記
以丁長史刻他骨幹於己，蘇離雖簡則意歸正矣。
但不體下雅其流勇幹於是，東方校卓舖種發嗣無
所匿，臣不難其竟放其自是方校卓舖種發嗣無
如倡亦自悔失主魏大因併說以著美書薛結總憲
會而明謂遊井推唐和無來皆用文然然而懿文之
士未及扛擡岳岳醜態之辱來皆費財之類久相效
之矣。自數幾百極權極權相繼隨乃應騰之鼻方
於談訓即張華之形止乎奉養朴曾思芳言有新德
官厚非滿者之安寄誇之壯狀聽者德也。斯對
以隱意藉藉以指事也。這社村在孫於庭帥登舟升
而西。案綸叔候之權於衆人歌傳王而呼東突位得升
刺刺之以大鳥齋客謀訟公以海魚近巡辭於龍
尾賊。蓋上書於慈惠閣之用被於記備。出者治治
濟身其身當於慈惠閣意在于權諸而事出於於愾
與大夫卿可相友者也。漢世歷書十有八篇故愾
權之錄之。歌木音廷莊齊威性奸謬語至東方曼倩
乃能通達也。謝靈運賦無語還見自代以其飾使君
淫生諸日文字或圖畫物品物纖巧以弄思漫察以

衍辭談談面正辭飲而風荷柳絮既已兆其體
至魏文陳思約而簡之商賈公博學品物雖有小
巧用乖達夫大觀古之為隱理周憂勞為重雅之
載辭擇擇而排矣故文辭之有諸諸凡九之有
小語蓋擇首末以廣視聽若效不己則允和而
人至斯蓋首末之交乎適日古之蘭隱張氏釋德華有
絲麻無兼官論義書讀時頗益誤飛空戲而釋德官
大類

神思

古人六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
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裁然處處思接千載俯仰動
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南楚之南卷
舒風雲之氣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乃神神與物游
神居神處而志氣隨其關礙物分耳目而群合管其
樞機操機方通則物隨隨觀開視將悉則神有運心
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潔淨精神積學
以儲資酌理以富才酌閱以窮照開致以發辭然後
使元解之章尋聲付而而定應獨照之化開思慮而運
斤此蓋取文之旨術謀思之大端大神思乃運萬金
穀前境現虛虛化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
意溢於海取之多少將隨風雲而共馳矣方其獨
翰氣情辭解前篇篇成半折心知何制意翻六主易
奇奇貴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思授於意密則
無隙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末或發於尺
尺而思隔山河是以求心善無務若區合尋司契
不必勞情也人習才速速與分文之制體大小殊
功相和合事而情指撥較前而驚驚相傳疾感於

苦思上充氣滿於思慮處衍辭以士年左思謙都
以一紀雖有巨文於思慮之說也淮南宗朝而賦發枚
阜應詔而成賦士建懷思如口誦仲宣舉筆而賦構
阮瑀據案而制書稱衡衡而草率雖有短篇亦思
之速也若夫號發之一思總要術敏在虛前應機立
斷思思之人情悅悅路登在疑後術慮方定機敏故
造大而成功應疑故愈久而致識難易難捷並資博
練若學淺而空毫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
是以謬為虛虛必有一思理營者苦於辭源者傷亂
然則博閱為儲資之權宜一為採札之舉博而能一
亦有功乎心力矣若情數詞絲變運資拙辭或爭
於巧義事或萌於新意說布於喉舌未費杆軸
獻功總然乃珍於思未微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
不能言即輪轉不能語乎其微矣乎贊曰神用象通
情變所孕物以觀求心以理應刻鏤聲律斯牙比興
結慮司契垂辭制勝

體性

大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
符外者也然有庸庸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
鄭並體性所雜陶染所就是以筆墨宏潤文苑波詭
者矣故辭理備備莫能顯其才風趨剛柔學或改其
氣事義遠深未聞非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
師成心其異如而若約其辭辭則數窮八體一曰壯
雅一曰遠逸一曰格約一曰顯固一曰繁縟一曰壯
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矣雅者銘式經詩乃軌儒門
者也逸與者詩與文經理元宗者也格約者教子

省句詞折盡發者也顯者辭工義暢切理顯一若
也繁辭者傳繁辭未得者模模者者也壯麗者高論宏
裁卓犖異采者也奇者奇者奇者奇者奇者奇者奇者
也輕靡者浮文弱情綿綿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與
顯壯繁與約壯與輕雅與繁文辭根柢如其中矣若
夫八體屬選功以學成力乃居中學學自血氣以實
志志以定言言以練華華是情情是實以實生發故
文率而體清長卿體裁誠謹修而辭出于室悅寂故
志隱而味深子建易故超脫而事博五堅雅故
裁密而思繁子淹通故虛簡而華密仲宣謀銳故
類出而才果公幹氣概故言壯而情嚴嗣宗俊健故
響迅而調遠叔夜慷慨故典典而采烈安仁輕敏故
鋒發而韻流士衡於重故情繁而辭麗解朝以排表
裏必發其自發之資資才氣之大略哉夫才有天
資乎慎始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
移故童子應休必先雅製然則習習習習習習習習
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理中則編聯相成故宜纂體以
定習因其性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費曰才性異
區文辭繁潔辭為庸根志當骨體雅麗辭雅巧朱
崇習者習其功治漸磨

風格

詩經一為風冠其首斯乃力感之本志志氣之符契
也是以怡悅悲憤必始乎風況吟詠辭莫先於骨故
辭之符骨也故風體微也今風骨為之包氣結言
端直則文骨成之為意氣體也文風清焉若包氣結
辭風骨不飛則振振不失其質質無方乃以縱橫為篇
落聲舒氣剛健既質輝光乃新其為文用筆任鳥之

使翼也故陳於骨者析附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
操字堅而辭移結聲變而不遺此風骨之力也若
義而辭雖繁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則索乏
氣則無風之徵也昔潘勗錫誥謂經義才韻華
乃其行龜駘也相如賦仙氣就凌凌蔚為辭主述其
風力道也而能繁則可以定文其術或遺無辭繁
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
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公幹亦云孔氏早卒信含
氣筆墨之性始不可勝非重刻之旨也夫篇體備
色則萬百步風骨而力沉也雖年多求翰飛反天骨
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之不可偏
集附林采之風骨則雖經史之範類集子史之衡詞
隨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享甲斯意無甚奇辭路
故愈新而不亂較受故辭奇而不類若骨木因風
辭未練而路路見疑故高作謹謹巧是忌敗亦多
范宏謨高子純潔而成較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
好異蓋防文蓋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
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俗流道遠反若能確乎正式
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
之有哉贊曰情與氣俱辭其體並文明以健璋璋乃
窮於風力賦此骨體不鋒峻立符來克納

通變

夫說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邪凡
詩賦書記各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
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各理有常體必益於故實通變

無方數必附於新聲故能轉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
然既短者而兩足成者顧望非文理之數蓋乃通變
之術耳耳故論文之方韓昌黎本根幹麗上而同性
臭味端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迭歌世成歌歌則文
斷竹簡之至也唐歌在古則廣於黃世成歌則文
於唐詩復變離離於唐代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至於序心述時其操一也暨楚之騷文起周人漢
之賦頌形寫楚世魏之策制韻藻漢風晉之辭章
望魏來確而唐之則黃唐浮而西漢質而晉商周
麗而雅楚漢侈而魏晉淺而南齊末初說而新從質
及說爾近爾遠何則魏今陳古風氣衰也今才類
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晉師範宋集雖古今備爾
近附而遠疏矣夫青生於藍得生於青雖驗本邑不
能復化桓君山云子見近遠處文美而無採及見劉
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錄青雖得必歸藍精
殆說翻淺還宗證語斯附乎質文之間而隱括乎
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夫齊張辟說漢初已極自
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輊出散而終入籠內枚乘七
發云通聖今東海紅潤兮天相如上升云脫之無
端祭之無涯日出東海月生西陵揚雄羽獵云出
入日月天地與地合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
扶桑於深紀此重廣萬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
莫不相循聖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是以規略文辭宜
宏夫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編紀而攝其然後拓舊路
置開健長樹總取從各按循激情以會通自氣以適
變求如冠冕之舊著若若若若之裝其通脫顧之文

定勢

夫情勢與文變殊術術是不因情直體即體成勢也
勢者秉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道曲體同自然之
趣也而者現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
文意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範為式者入典義之
範効駢合者有必體範之華綜意遠切者類之
精新辭辭約者率非繁辭辭數水不滴稿木無陰自
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國文辭盡情極而大馬殊
形情文而雅俗異勢範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辨
難得踰越然潛乎文者並通準勢奇正離反必兼解
以俱通則美雖殊必乘時而適用若變典而惡華則
兼通之理偏似良人乎學矣夫統一不可以獨好也
若雅對而其篇則總一之勢雖是楚人鬻矛秦盾兩
難得而俱售也是以著書雖體切在俗別客商未兼
陳勢各配章表奏漢則率乎雅雅強賦強歌詩則羽
儀乎清麗符微書格制體式於明史論序注則師
範於嚴若楚辭諷諫則體範於弘深深珠七辭則從
事於巧麗此循循而或成體範而立功者也雖復爽
會相參辭文互經雖五色之錦各以本末為地矣桓
謂體範文各有所慕或好序律而不知實範或美衆
多而不見愛或好嘲諷而不知實範或好隱微而博採
深沈其旨者約理隱辭曰白世文者皆所習不問
所發各異其勢也劉勰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
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於所談

